

我愛雪梨——中外譯名雜碎

左永業

原刊『四海中文廣播電台十週年紀念特刊 1980-1990』頁三四—三五
此網版重刊本，除標點有修訂外，文字一切仍舊。

Meech Lake，一個位於魁北克省的地方，在中文傳媒上，有米契湖、米治湖及美芝湖等不同譯名。四海電台新聞報導中，一直採用美芝湖譯名，筆者甘冒賣花讚花香之嫌，認為這是明智的選擇。

算典雅，並顧及國音、粵音音系，似可視為美稱。本文試用以上原則作為一粗略標準，舉出一些外名中譯的例子，拉雜談談。

中國早期翻譯家嚴復，曾提出翻譯三原則，即信、雅、達。在人名和地名等專有名詞的翻譯上，這三項原則應也可派上用場。信、可引申為忠於原音，雅、可解作優雅溫醇，達、可釋為發音容易，暢達通順。此外，亦可將約定俗成、不拘一格，列入原則之內。美芝湖一詞，與原音相近，用字可

巴黎的 Champs-Élysées 大道，西端有凱旋門，東端有羅浮宮，兩旁有露天茶座、時裝名店，使這通衢大道，幾乎與巴黎鐵塔齊名。我們以國音叫它做香舍麗榭（音謝，指台上的屋子），或香榭麗舍大道，自然實至名歸。

巴黎是法國首府，法國，寧非法治之國耶？再看歐美其他國名，英國的英明，德

國的德性，瑞士的祥瑞，還有美國的優美，不期然令我們領會到前人翻譯時的用心良苦，是有意乎？抑無意乎？

巴黎、倫敦、羅馬等，皆為世界名

都，這些譯名沿用已久，不能也不應變更，此為約定俗成原則的重要。但著名的澳洲雪梨市 (Sydney)，也有另一譯名叫悉尼。對此譯名，筆者獨持異議，「悉」有「盡」之意，悉尼一名，又易使人聯想起分崩離析一語，相較之下，我愛雪梨多矣。

當然，雪梨是以粵音為準，悉尼則是以國音為準。不過，在譯名上，不拘一格的

譯法，似亦可取。試看加拿大，是粵譯無疑，如堅持採用國音譯法，則 Canada 惟有改稱卡拿大或肯拿大了。在專有名詞的翻譯上，國音粵音似是平分秋色的，加拿大固然

是粵譯，但日內瓦 (Geneva) 是國音，同屬國音系統的，有人名如大科學家牛頓 (Sir Isaac Newton) 等。

在人名中譯方面，國粵音之間的分歧

似乎更大，衛奕信爵士 (Sir David Wilson) 在受委任為香港總督之前，曾在英國駐北京大使館任職，當時他的中文名是魏德巍，是國音譯法，有德高望重之意；但在一九八七年他到港履新之時，港府首要工作之一，是替他起一個適合香港粵語文化圈的中文名，主要原因，誠如當時英文南華早報所指出，魏德巍，如以粵語讀出，實有虛偽得接近危險程度的感覺；結果，現時的港督，是個既精神奕奕，又言而有信的人。

香港政府對非華籍官員的中文譯名素來講究，楊慕琦何許人也？原來他是一九四

一年向攻陷香港的日軍投降的港督 Sir Mark Young，中文名字比一般中國人的更漢化。已故港督戴麟趾爵士 (Sir David Trench)，麟趾一名更是取自詩經國風周南的一篇篇名。

上述歐美名稱中譯，一般祇要懂得原名的正確讀音，再配上適當的中文字便行。不過，遇上亞洲人名地名，特別是漢字文化圈內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地的名稱，則又是別一回事。新聞翻譯人員所面對的，十居八九是英文新聞電訊，碰著漢字文化圈內的專有名詞，他們的任務是要把英譯名稱還原為漢字的本來面目，而難題在於漢字的同音字甚多，Wuer Kaixi 可能不是吾爾開希，Nakasone Yasuhiro 或許是中曾根安廣，而不是中曾根康弘，如不曉得南韓總統是盧泰愚，我們不容易猜到 Roh Tae Woo 是誰。

提到日本人姓名，又想起華名日譯的

一個例子，梅艷芳主演的電影『川島芳子』，七月間在香港首映，本文執筆時，報載片中有插曲叫『支那之夜』，查此曲由來已久，旋律亦優美，但它可算是日軍侵華歌曲。以支那 (Shina) 稱中國，始創於印度，支那即印度語中「秦」字 (China) 的音譯，後經中國再傳入日本，自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至八年抗戰期間，支那成為日本對中國的蔑稱，一九四六年日本外務省已明令禁用，詳情可參考實藤惠秀著，譚汝謙、林啟彥譯『中國人留學日本史』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二）。

話得說回來，實藤書中，亦列出「中國人承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」共八百多個，足以證明日語對現代中文的影響，不可謂不大。試看下句：「他在圖書館裏看參考書，預備撰寫哲學碩士論文。」句中所有

名詞——即圖書館、參考書、哲學、碩士、論文等——實為日語，假如把它們從句中抽掉，則句不成句了。這是題外話，不贅。

行文至此，應可作結，但忽想起俱樂部一詞，由英文的 club，經日語的 kurabu，再轉化為望文知義的中文詞語俱樂部，屬上佳的譯筆，令我們幾乎忘了它原本的英日血統，當值一提。



圖之外

我愛雪梨 —— 中外譯名雜碎 左永業

Meech Lake，一個位於魁北克省的地方，在中文傳媒上，有米契湖、米治湖及美芝湖等不同譯名。四海電台新聞報導中，一直採用美芝湖譯名，筆者甘冒賣花證花香之嫌，認為這是明智的選擇。

中國早期翻譯家嚴復，曾提出翻譯三原則，即信、雅、達。在人名和地名等專有名詞的翻譯上，這三項原則應也可派上用場。信、可引伸為忠於原音，雅、可解作優雅溫醇，達、可釋為發音容易，暢達通順。此外，亦可將約定俗成、不拘一格，列入原則之內。美芝湖一詞，與原音相近，用字可算典雅，並顧及國音、粵音音系，似可視為美稱。本文試用以上原則作為一粗略標準，舉出一些外名中譯的例子，拉雜談談。

巴黎的 Champs Elysees 大道，西端有凱旋門，東端有羅浮宮，兩旁有露天茶座、時裝名店，使這通衢大道，幾乎與巴黎鐵塔齊名。我們以國音叫它做香舍麗樹（音謝，指台上的屋子），或香樹麗舍大道，自然實至名歸。

巴黎是法國首府，法國，寧非法治之國耶？再看歐美其他國名：英國

的英明，德國的德性，瑞士的祥瑞，還有美國的優美，不期然令我們領會到前人翻譯時的用心良苦，是有意乎？抑無意乎？

巴黎、倫敦、羅馬等，皆為世界名都，這些譯名沿用已久，不能也不應變更，此為約定俗成原則的重要。但著名的澳洲雪梨市（Sydney），也有另一譯名叫悉尼。對此譯名，筆者獨持異議；「悉」有「盡」之意，悉尼一名，又易使人聯想起分崩離析一語，相較之下，我愛雪梨多矣。

當然，雪梨是以粵音為準，悉尼則是以國音為準。不過，在譯名上，不拘一格的譯法，似亦可取。試看加拿大，是粵譯無疑，如堅持採用國音譯法，則 Canada 惟有改稱卡拿大或肯拿大了。在專有名詞的翻譯上，國音粵音似是平分秋色的；加拿大固然是粵譯，但日內瓦（Geneva）是國音，同屬國音系統的，有人名如大科學家牛頓（Sir Isaac Newton）等。

在人名中譯方面，國粵音之間的分歧似乎更大。衛奕信爵士（Sir David Wilson）在受委任為香港總督之前，曾在英國駐北京大使館任職。當時他的中文名是魏德親，是國音譯



新聞之外

法，有德高望重之意。但在一九八七年他要到港履新之時，港府首要工作之一，是替他起一個適合香港粵語文化圈的中文名字，主要原因，誠如當時英文南華早報所指出：魏德巍，如以粵語讀出，實有虛偽得接近危險程度的感覺。結果，現時的港督，是個既精神奕奕，又言而有信的人。

香港政府對非華籍官員的中文譯名素來講究。楊慕琦何許人也？原來他是一九四一年向攻陷香港的日軍投降的港督 Sir Mark Young，中文名比一般中國人的更漢化。已故港督戴麟趾爵士 (Sir David Trench)，麟趾一名更是取自詩經國風周南的一篇篇名。

上述歐美名稱中譯，一般只要懂得原名的正確讀音，再配上適當的中文文字便行。不過，遇上亞洲人名地名，特別是漢字文化圈內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地的名稱，則又是別一回事。新聞翻譯人員所面對的，十居八九是英文新聞電訊，碰著漢字文化圈內的專有名詞，他們的任務是要把英譯名稱還原為漢字的本來面目，而難題在於漢字的同音字甚多。Wuer Kaixi 可能不是吾爾開希，Nakasone Yasuhiro 或許是中曾根安廣，而不是中曾根康弘，如不曉得南韓總統是盧泰愚，我們不容易猜到 Roh Tae

譯的一個例子。梅艷芳主演的電影「川島芳子」，七月間在香港首映，本文執筆時，報載片中有插曲叫支那之夜。查此曲由來已久，旋律亦優美，但它可算是日軍侵華歌曲。以支那 (Shina) 稱中國，始創於印度，支那即印度語中「秦」字 (Chin) 的音譯，後經中國再傳入日本，自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至八年抗戰期間，支那成為日本對中國的蔑稱，一九四六年日本外務省已明令禁用，詳情可參考實藤惠秀著，譚汝謙、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(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二)。

話得說回來。實藤書中，亦列出「中國人承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詞彙」共八百多個，足以證明日語對現代中文的影響，不可謂不大。試看下旬：他在圖書館裡看參考書，預備撰寫哲學碩士論文。句中所有名詞，一一即圖書館、參考書、哲學、碩士、論文等，實為日語，假如把它們從句中抽掉，則句不成句了。這是題外話，不贅。

行文至此，應可作結，但忽想起俱樂部一詞，由英文的 club，經日語的 kurabu，再轉化為望文知義的中文詞語俱樂部，屬上佳的譯筆，令我們幾乎忘了它原本的英日血統，當值一提。

博

四海中文廣播電台

十週年紀念特刊

1980 - 1990